T5417/3971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宗子相集卷之八

門人 趙秉忠 王同讚 陳學麟 鄭應齡 蕭時中 黃其暉 謝瑨 魏延言 同校刊 王奏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書部

報子與

使來既獲起書卷題短札與之投筆危坐今昔並起懷我二三兄弟惟悰狂語佳話奇篇一一盡為涕洟我輩情深蓋自天地以來一溝耳二君日遠猶得蚤暮半途忘其離索獨使我日折腰諸貴人前藝上之懷誰與為語生非金石堪此侵鑠足下念我至甚何

以策我稱病掛冠長裴短笠訪足下於天目之東因而西遊白鹿而與矣生策之上也其次則外補一一暫為妻帑饘粥計又不然則仲連有蹈海之鄰僕將躡屩而從焉情長塗短輒為足下效其區區足下其憐察之

再報明卿

子與行倚病題數字往報投筆淚灑不知所云及使歸奉七日手書啓封黯淡至不能卒讀足下以刻行不見僕為恨豈知僕當是時乃憒憒不知足下去也足下去尚得子與一二語言今子與又去矣孤坐而悲萬念並起躍馬出署竟復何之或有美饌名醞藏之誰待鬱抱日起孰為宣之驚人佳句其誰誦而歌焉俯仰傷懷寸心萬折既而自解借使僕與二三子隔千百世而生如左馬李杜者則亦何得二三子以為懽乎且長安中貴人不少吾彊以二三子視之亦胡不得而懽二三子是思也則輒自覺其欺為悲更甚耳足下與予與並醉而南離情日損獨子與念吾病恨足下不見之也所為贈足下行者文一長歌一絕四二君共之稍得病思佳即為綴報何敢忘之乎足下亦何得亡言也我輩既不得握手則時上治書

相報庶慰長飢

報元美

白雲握手恍若夢寤晨驅草露中不復首作何語既別弥月不得足下起居消息甚念時遇舊吏于塗立馬訊之及持疏人來得手書始知久滯河間牘也觀中三詩極壯極苦好龍麄似應馬遂直可動千秋之感南冠日急吾揚已燼令復窺鄙則東之百花洲易耳僕即歸耕何地乎且快意者昨　大解僕語即不得百花洲載之五湖靡不得也足下謂以十年盡人間游耗吾不能從吾　卧游耳邢使君既已報使以薦刻未數不得乞太夫人恩除書消息全未其使謂其主已函寘貞而東豈遂有拂衣念足下幸彊留之為太夫人饘粥計也且人生五馬日把書卧齋閣中何苦哉二生鬱上兵革間吳已從陸入楚徐卿尚裴回江淮耳僕近頗厭近理專精漢魏所贈足下者姑俟把袂時致之七月之末可得返轅否僕將焚香白雲以待焉白刺之惠何辱厚念乎

報于鱗

吳吏至奉五月四日手書知足下會二子於清源道中二日始別又讀所為贈明卿諸詩即此語豈不令

鬼神妬也吳生之謫固足下波及矣王郎昨至碧雲
召我我不得出邀會于白雲觀中握手悲歡恍若隔
世其所不諧于除目者其說深也我輩他日當不減
吳徐卿差薄耳日望足下續書不得乃先得手書大
慰南檄日急群吏無狀乃燼我楊百花洲上鷺鷗薛
蘿恐為戈鋋所苦矣即去安嶋乎太夫人亡恙郎君
日有文且蔡姬日奉巵飲帳中也足下自愛

報于鱗

使者上殿最既辱書又辱之貺足下何勤念我也使
者為僕言足下已函寒具而東意不能須臾待僕心
扣此語矣僕之游諸貴人也諸貴人目攝之目謀中
僕并中僕之游僕則甘心二三子何罪焉足下之不
遷累言之則姑累應之已乃竟不遷也每一念至輒
怒髮上指冠唯有裂眦而逃以謝足下耳元美語我
七月當與足下登太行白雲莽互山川颯搖二子慎
之徐吳二君塗中累札慰我冠大入懼未渡江也蔡
姬亡恙瞑甚加以風雨一笑一笑

報于鱗

使者來讀十二禮詩怒髮指冠兩君何得乃爾是夜
命楚姬奉巵展楮章上綴之星辰亂落題曰獨酌卒

不使兩生獨擅千載也元美遺僕書謂僕當決漳河灌襄國欣然有當於鄙心太行久為足下所苦今西而秦則二華更復生愁日者地拆山裂黃河人立得非足下消息先傳乎僕當為足下賦太行二華兩篇以報之恐風雷起輿中驚恐使者使者且留先馳一騎往報足下當展覲桑梓則欲運足下西湖之上能為我迂轡乎采消之辱吾已命楚姬佩之顧何以報蔡夫人也

報元美

先數日于鱗遺我十二體書讀之血氣俱動不意二君相逢作此奇事及使來又讀佳篇則章亡甚也直須決滄海黃河波濤人立令足下不得東于鱗不得西始為快耳僕即不得從兩君遊亦賦十二體命曰獨立詩成舉白命美人歌之不減兩君並屈也于鱗竟得代斬入秦即吾黨不假此始重顧此物非吾黨得不可耳足下既已完牘則除書當繼李而下二君且得漫游獨使僕折腰群貴大無佳恶足下何以教之

又報元美

昨具報言以待使者使者不來遣問史鴻臚家乃知

已去足下謂我何哉大恨大恨使者後至則足下既已抵通輒擬匹馬而東則又裴回中輟相去四十里耳而乃不得握手則復令何時乎聞諸道路則有謂足下可復命闕下以需內次者極知非足下意足下何以應之謹遣一介之使敬問起居既離通則當謁大司馬轅門擁三姬醉眠耳昨為羅生一啓尊公足下其為我謝不敏也

報王司馬

明公久勞鄙鉞臣宜時遣一介以問起居乃以開府嚴肅懼不敢遣顧其心甚矣會大兄新拜憲命方欲介此以上壽明公嚴裝未發乃明公先寵命辱之蒲伏啓函慰諭殷篤金幣璀灼祇以驚慄明公念家大人世講之誼而儼然有錫于賤子賤子敢不拜命謹北鄉再拜而受之先附一言於使者以謝別有恭申唯明公諒焉皇懼

報元美

長安中大雪憶吾與明卿並馬衝泥從足下飲也真夢中事耳足下僵卧旅臺北不得問安尊公西不得舊侶則足下之情柰何書來把讀泪溼上下也此中見足下不遷日日我輩不知當竟作何狀然五嶽之

與目益勃上不大苦也家君昨得新命此僕所
急者今即掛冠亡恨矣尊公得足下為子反累乎明
卿既已赴白鹿子與至姑孰稍有二書北來詩思大
強又得省南書知入閩即返公貧莫軸竟至浮沉九
原其將謂何其集併常集寄贈使者昨方持尊公軸
來一二日間即書之足下九騷寄我至望至望

報元美

自與足下別白雲中憤懷奇思若碣石鼻崙隆上高
也決意得足下一面為足下剖破之盈上滿頰而晨
得足下書乃知為尊君峻辭徑去天乎天乎失此不
晤更得何時握手也是日走馬向人遂惘上不能作
酬答語助甫者即九一氏其人已不肯作邊餘酒酣
放筆頗自雄奇索居以來得此甚慰連日讀足下詩
沽上喜也馬上授數語健兒以歸既相見無期則時
時沿書寄我使我握書聊慰飢渴歲寒自愛投筆幹
情

報元美

僕聞古者有遠行則其與游咸有贈貽以結永好足
下被繡挽旄提兵千里其為故人光寵甚厚不可亡
贈夫足下所督戎者故齊地也其俗慓悍猾椎堪作

对群邪数澤譚王道者病之足下往矣得以意章從事取象于物惟豸性為觝觸邪故贈君豸衣一襲夫群邪所自邪也亦自上之約束為之不束之而遽收之是謂不教而殺非聖謨所貴君子之束人也必先自束其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束人矣猶有不若者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著足下之明信故贈君古劍一口明有豺狼凶有魍魎無不靡之矣此數物者不足以當足下顧于鄙人之心抱匿上焉敢再拜以獻足下唯足下圖之

報元美

日夜遲足下報章及使來則足下乃以絨金遺我即感足下之愛顧不及一語深也足下豈為我斬一語或以庭懽奪之上東門時得一歌之未遲也日所云某上者所謂異方之樂令人忉怛蓋悲之非喜之也上蔡張君九一其人大奇昨讀我古劍二華篇遂作數十奇語令人留目晚得斯人差慰寂寥渠知足下取道東城約我聯騎出訪足下須有以待之連夕為諸子彊去作餞酒間所得數幅足下讀之訪足下東城時意欲與足下刻燭作數百佳語始别第恐别有纓弁者來柰何鄙人湖上雜言二十首足下昔曾見

否張君乃能為我和之茲寄覽為渠作贄便者立趣
短題往謝餘悰千萬統俟握手

報肖甫

鄉携二三子游足下至驩也足下而去實勞我心春
中王徐各使吳且罷為從事以南長安中遂不能出
片語矣憶足下登武夷羅浮南窺大海弔梁生之廬
而綴其遺文以帰時上快之不意足下乃奉尊君諱
返蜀也則吾數人者釣窮途矣足下讀禮之暇上綜
千古采其英華時復濯錦江之波登巫峽之巔揖杜
甫草堂而俯仰焉則與二三子飲燕市中何殊也王
生近遷齊憲視我專徐卿留滯江南而明卿雖適乃
能日抱白鹿卧獨使僕偃蹇時氛鬱亡賴行將携衣
長往南游吳楚西窺巴蜀訪足下之廬為十日之飲
足下其飾庖而待焉使者帰因授一言以報道遠情
長臨楮軫結

報子與

別來半載僅得足下二紙每啓函輒泪落上下七月
間緘一書數詩松江舊吏往候足下雖在姑孰計亦
能西來相見矣讀足下諸篇悲壯奇爽大快人意每
一相思輒為披弄則亦稍慰于鱗竟得閑中掾王生

大不愜于貴臣幾禍已乃差解得放使去足下雖困
刀筆乎孰與明卿囚每一念至則欲裂冠而走我輩
數人大不理于貴臣之口恐足下與僕俱不免作吳
生狀也其詭頗長不欲為足下誦之恐足下大恐昨
為足下賦金山大自奇持古劍二華匡廬諸篇僕之
為諸君作語至矣非諸君顧不足當僕語也足下登
金山月明酒酣取僕語歌之當得山靈夜泣孫張諸
豎乎敢以庸詞辱此山乎

報元美

足下駐通只尺耳乃不得單騎往候千里命駕其人
如何愧矣愧矣舉掾決意足下乃更他得之黯然心
折我輩本不宜復預人間事即于鱗稍伸已不免忘
者之口直須散髮漁樵度人已亡病耳昨得明卿八
月二日書既已抵家一月其新詩慘淡殊可念也足
下以詩為司馬公憂恐司馬公見我輩詩生怒是以
屢作復輟今方入構耶寄足下置之足下在通更得
幾晝讌遣一介往候不腆之儀幸命賸者收之

報元美

冬間得足下一書知東事甚悉使者竟不至未有以
報僕已逐為閩吏矣僕遂不難拂衣第以大江以南

天台武夷素塵意想者亦何可不目倘有餐霞茹芝者乎即脫屣而逝耳昨會太宰公稱足下非謂一豸袍慮也行間辱尊公賜訊兼惠之夫廩愧負長者幸為我謝焉今已放舟南下秋中方得渡江足下向負我詩今武夷者亦何辭也川塗逾遠音告頗艱願為斯道自愛于鱗處倘有便札其致區上冗極不盡鄙悰東望於邑

報姜使君

往歲幸奉干旄足下觴我西湖之上一日論心便足千古使僕耳目駭嘆如登崑崙閬風從群仙遊也含嘆而北未幾即聞拂衣僕往從無繇日增太息無與縉紳先生談人倫之高致必首足下至於吾黨猶數數焉自王道陵夷士風日隳世之學士大夫命視昏組仇遇泉石一聞足下之風不笑其迂輒議其狂然未嘗不瞿然驚赧然愧也則足下所為拂衣高蹈雖若超然于天下之蒼生其足以愧夫況溺于富貴而不知返者功偉矣功偉矣昔潛恥折腰五斗賦歸去來詞萬古嗟誦焉即足下所為文辭詩歌何莫非歸去辭也則潛以來足下一人而已嘗欲為足下賦繼潛之篇第以身游塵中乃作塵外語是下展筆心愧

揆翰屢接又以佳稿三帙金石同渝恐托非其人有所遺悞日月云邁遂至於今顧所耿耿于足下者未嘗一日去念也貴鄉人來輒問起居咸云足下謝客高卧經歲閉門僕則以為足下將上采千古旁綜百家玄草時抽丹書日握俯仰宇宙何所不得哉鄙人慙負足下不能先時掛冠今逐為閩吏矣鄙人不能長往獨念大江以南名山大川賢人隱士神仙靈異皆生平神遊未覩者亦欲假此以酧宿抱行當泛西湖登會稽窺禹穴入天台鴈蕩以及武夷順江而下則先訪足下之廬因與足下尋匡廬之白鹿撫洞庭之蒼梧南泛瀟湘西窺巫峽然後傍帝子之高閣訪彭澤之故墟結廬而隱以畢愚志胡不可也足下其有以許我乎今當發舟而南因緘數語托萬壽功轉訊情長詞簡不盡區區顧言自愛以慰飢渴臨楮無任悵結

報子與

郵使歸凡再題尺疏往報重之片詞書來乃責我疎違豈使者俱化為殷生耶毋怪足下怨咨也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遣白雲候我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出僕參議閩藩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恐山中之環瑋珊珊

矣朝覩朝牒足下乃又出守汀州豈如武夷君意哉
名山久埋沒羣公句中萬古精靈待我二子足下八
月遲我茲雪之上登天目泛西湖然後聯舸而進豈
不可也李王絶無消息明卿時有書來乃得高卧白
鹿奇矣奇矣僕已勒馬待發口授數字往報握手有
期不盡覼縷

報明卿

所往訊及書足下已讀之不僕今逐為閩吏矣所不
能拂衣者不分足下獨壇匡廬亦欲登武夷之巔庶
其有餐霞茹芝者乎則吾將脫屣而從焉為裝將發
任司理携足下書來閩函讀知足下果坐五老家日
騎白鹿走也既而讀諸篇雄渾悲壯當與廬山爭高
已又會求柱史大稱足下吏隱雅度不為此官所苦
足下豈僕所稱東方先生哉僕已放舟東下秋末渡
江若越氛未靖則當徑赴九江與足下踐烹鹿之約
足下須豫作武夷之歌以待我不然我當驅五老而
南今足下落莫無主也此行得足下高篇復得子與
屬吏之差足快意舟次數語托劉武庫轉致握手有
期願言自愛

報吳峻伯

自王吳諸子去國耳目久廢得足下再至為我起之
握手以來無間日夕停盃展翰投筆高歌金石琳瑯
紛然四座奇句陰語驚絕今古萬象爭趨三才矣色
風雅以還鮮見其儔矣造物忌甚鄙夫富之故人憐
我時上召我為別偃蹇流落之人無所比數然而神
遊入極心雄千古此足下所知即使重之放逐愈益
助我長往耳將發之久寸心欲裂展筆數千韻皆從
涕泪中來他人讀之靡不悲絕況我兩人哉花下停
觴便成萬里含淚東馳滿目摇落回眺金垂白雲障
之數日即聞東魯之命輒為慰喜非一學樣便足為
足下重得假此聚首廣陵天目之間殊一大快耳刻
下解纜吏歸授數語往謝足下既出助甫益孤其將
謂何祈為斯道自愛臨楮於邑

報張助甫

鄉者從二三子游以為大快矣不謂又得足下山陵
數語便足千古握手以來胡霜朔雪青山白雲日日
候吾几席一呼不至則怒目而叱咤之俾之亂趨倒
走蓋自風人以來上下數千年所未覩紀者今日之
別蓋造化忌之矣武夷之命下雖不得足下日談之
知足下日日念我也紫荊握別遂隔河山言念惟悰

徒有悲嘆鄙人紫霞念切紅塵計蹤歸請家君倘遂
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朝握黃庭
暮餐綠雪足下能早遂初服則僕將遣白龍而候之
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兆草木
同腐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訝其言之迂也英歸
天楷往報不盡區區世路風塵強飯自愛

報伯倫

僕滋上之鄙夫也足下忘其鄙而俯意交之其所與
朝夕者即手足亡殊矣外逐之人無所比數足下且
儼然有骨肉之憂乃又自忘其憂而屢念鄙人者至
數也匹馬臨岐花前斗酒語洞交下泣涕宇宙寧復
幾人哉合惻東馳寸心萬折回首蓟門雲霄漸遠是
夜枕枕猶與二三君子把酒徘徊覺而悲之忽奉手
教擅讀古竹愈不能堪矣逐臣遷客何代無之且人
之有所中于鄙人者其人必與鄙人殊也足下置之
尊君擅采藝林標名千古僕何能贊詞顧所承命于
足下者不敢忘也倘得附名大賢之末以垂不朽則
鄙人亦何幸焉屢辱解衣缺然未報佳紵遠惠併及
荆陋通家之愛何以堪之使旋尺楮布謝不盡下悰
前塗再為緘報臨楮於邑

報高伯宗

僕不敏幸得執微藝從諸君子游足下忘其鄙陋而
俯意下之青燈白雲一語千載矣世事相迫遂令分
袂足下不忍別我召三四知己于中堂而飲食之把
酒放歌言曰下泪知故人寸心萬折含涕登船悽惻
無已毋一相憶輙取佳章歌之既黯然悲也已又瞿
然以慰即使僕長棄林莽亦豈敢一日而忘足下之
教哉今已發舟川塗漸遠言念懽悰惟有悲嘆耳惜
代謝耶布區上

報白伯倫

溯河授數語使者往報不盡區上解纜而南春水正
綠蕪葭楊柳交道相迎散髮高歌樂觴自快恨不與
故人同之又念高誼輙又黯然嚴歡矣幾兩旬始達
清源閩水甚淺而家君適有書來日夜候僕一面始
之留都以此孤騎先馳小舟賤眷徐往今僕二人馴
謹勤篤屢以刀剪之役勞之蓋如事其主矣尊公佳
稿袖之輿中讀之至徐可得卒業陳義不能深窺然
不敢不效其愚也魏生善書馴謹事僕一年未嘗聞
其一語僕真不能置之兄既留用幸賜寬恕如何臨
發草草布候

報元美

鄙人發京時留一書數詩史鴻臚轉報當不至作殷生狀也方渡淮島夷環至自戈戟中一覲老母即日夜從諸父老負矢石坐牌睨而賊從揚寇鄙已又寇寶應縱火燒千萬家風烟亘天達十日不滅孤城只尺如坐甕中此其抱怦上怔上難制矣賊幸大掠徑東方問枕席而健兒乃又持足下手書來啓函大笑樂已又讀放歌行辟則太華諸山突起几席蛟龍大呼風雨驟至非鄙人當之或至顛倒足下別後乃作如此奇怪而感懷諸篇悲壯慷慨一言一淚使後世讀之其謂此時何也塗聞北鄙警甚為尊君作苦地自百年恒跡乃致峻責固足下遺之矣昨覩文詔令人驚恐誰其召之獨遺主上之憂孤臣萬淚無地可着聞吏至為言春三月勁夷二千直抵閩省焚千家滿載而去乾坤生事竟作何狀鄙人猶上可舟即渡江一覲家君便東衣南下川塗隔絕音告漸疎所幸者朝夕子與及武夷諸君不大落莫于難稍足自慰明卿久卧白鹿洞中書來意氣更可憐耳使者促歸且方寸中俱為群盜所據不得出片語往報聊附此申謝放逐之人何可稱賀遠謝故人秖增太息

報白伯倫

暮春握別便迫深秋言念舊游秪有悲嘆數月間里舍僅與畢冠周旋蜂燧戈戟日悚耳目入秋後疾江上心稍上定矣始得奉令先公集琴讀之辟則涉瀟湘對明月泠泠灑上賜心也輒用點綴志之其不可讀者缺矣已綴數語何有于先公顧於鄙人憐才之心稍致區區馬原草四帙謹函付使者以歸秋風高厲珍飯自愛赴闈意甚蕭瑟家大人彊之理棹南矣故人亦有念遠人則時賜片語訊焉

報施貞外

春別幾何便暮秋矣每憶故人肯署遊朝夕煦上也則柰何不悵情哉五月返廬羣盜環驚之入秋始得理楫南渡意蕭瑟甚也非知己如我兄者不敢聞以此言江上幸晤黃師舊役王經者北附尺楮以訊經慎人也用之當不負委託弟行矣奔走所不敢辭唯兄丈念之北望金陛無任馳結

報顧一丈

垂髫侍誨誼並金石長安繫馬步苴醉人握手胡床舉白引滿便宛然如從公武陵遊也自公挈毡而南遂使數月悃上昨奉手書大用懽慰我公負金馬才

暫屈之此且得與羣豪共研大業出而脫中獄俯大
河悲伊洛之長往慨北邙之多以則寄之雄詞以志
偉勝斯司馬之壯遊而古今之極盛也我公何戚焉
鄙人縻祿恒抱忤時之慨故人知我何以為教梁明
府將南鄙人親詣其家備述我公德業刺上不休知
此公不負斯語矣

又

冬初具寸楮托梁明府報入省遣發而梁之車馬晨
馳矣吏復持歸令我悵息浮沉筒篋中竟無便羽顧
所為抱悵者若蘼蕪被春日日長也我公不棄又以
夏中還廬一意侯覲千戈烽燧環起厄之頃之又謁
家大人于金陵江上流留遂迫南邁登龍之願既孤
尺鯉之書復缺長者其將謂何顧僕之念深矣入閩
奔上幸令公予日教之且垂念通家意殷上厚也清
才雅度欣然有當於諸大夫之心僕則何為唯不忘
明公之盛德而使諸大夫知明公之有子也庶幽鄙
心矣謹言素牘因令公子以聞倉卒未有以效尺寸
唯明公為蒼生加愛

報子與

崇安之使歸授之數語昨又小緘置鄭牒中也數時

析腰意氣都盡方咄上齋閣中又讀足下語黯然內
折昔我二三兄弟在長安時停盃賦詩何曾有一日
別乃今飄零偃蹇散之四方李貝經歲未通一書王
生消息又半載斷矣即足下與僕久交事于茲且
不得一圖握手也何問數子我情难矣情難矣汀賊
起督府且檄僕統戎而西今又迫僕便返檄足下何
特東乎極令人飢渴別後豈無一語可寄案牘中何
可著此等語也幸早出之毋令兀上不腆之儀非所
以酬足下耶苟取上嗤侍史內焉

報子與

歲晏迫歸竟阻握手計足下方躍馬臨戎何嘗不西
望塵余也入春得鄭緘知寇被創去足下英氣我護
軍來又辱二札兼以大賚念厚矣念厚矣顧歲時例
不敢內饋極不欲負足下高義又不能不為衆人耳
目慮也輒歸之頓心藏之矣其二臺約議亦當寇起
時語今遁矣而督府又方急海鯨何暇西蘇哉足下
趨郡即手干鋌且國貧苦征調僕時為督府譚之督
府為言何不便宜從事此確語也而督府亦時上亟
稱足下所諭當更為轉語天涯歲時大有江河之感
白雲在吳公寺又復歲屢秦齊汀楚之墟也奈何不

今元九丈巡臺行有延汀之役而僕以職事共西暮春三月定得與足下高醉齋閣中破此積恨耳

報明卿

四月出劍留尺牘荒詞劉武庫邸中計楚騎日南可如白鹿也今歲暮矣足下曾無片言隻字訊我豈忘我哉夏中還廬幾為蟲奴所苦秋渡江過子與共醉華陽三日已又登燕磯眺鳳臺稅駕白鷺之洲呼月采石之巔西睇楚雲心神飛越十月抵武夷掃石門蘿放歌長嘯青楓萬里白雲滿衣若憶狂奴寸心如墜耳子與日坐烽燧中却有佳句元美贈我長語前麗動人足下久負武夷詩不報何也吾將遣白龍而問之江上聞足下量移南康大令人生如豈白鹿遂作君家物也昨有人言足下與王百學徧廬山游二美並藻江山生色可使遠人得聞乎貴鄉姚文學奉其蓋人北歸便訊起居更數日僕與子與有顓使於足下其束筍卓而待

報子與

數日兩奉手書惟喜無量無得大篇一一幅讀之見懷二章奇偉卓絕元美嘗伯德甫諸篇更稱上采矣足下方日手戈戟安得作此奇語非從揔臺西征羽書

稍緩停軺劍水之上西望汀雲有懷萬結所諭戎事
日為揔臺談之亟稱足下善為理也繕城練兵二者
莫先之矣書史至稍上熟亦得顧所為勞足下慮至
深也持牒者歸先此附謝鄙言一幅聊荅來美

報曾明府

公之南也僕蓋渡江有華陽之役矣及之金陵乃知
公曾以使來耿吳書也兩念俱有脹不可言公非百
里才也且星子又百里下其治蹟當炳上蒼赤矣吳
公知公于僕為先輩行則必異目焉

報明卿

別足下日月頗遠顧時上念之至於登眺江山雲霞
蔽互不得足下楚歌放之為念更深矣然足下坐廬
山中即得五老白鹿日相酬酢恐未盡解足下
則足下之念如何僕之入閩也日手戈戟從征
然坐卧青山差極快意予與相隔千里雖但面譚鄙
書甚勤足慰離索獨足下與李王二子經年不得片
言然二三君子豈容一日忘我哉昨賁鄉姚文學歸
附尺牘荒詞往訊茲遣乃子與及僕顧便也敬問楚
客楚妃楚公子起居亡恙其洞中詩自春以往者悉
函授使者歸也即與足下枕石而醉不殊矣玉華

篇用寄遠臆武夷片碣遲君久矣

報子與

西抵歸化去汀只尺耳乃以家念追歸竟阻握手謂何哉謂何哉足下解戎衣持柏酒與徐夫人醉齋閣中也豈復有念鄙人鄙人顧不能忘情足下耳吳生之使先在順昌遣之歸昨途又值遂留以待勅啓到即可遣矣質簡片石聊寄遠臆足下倚醉而歌恐白雲奔互驚擾諸姬也督府公心最汀治口亦時上言之軍書微詰時僕正議事府中聊亦尔上非有他念此公豁達持大體即有急先發後聞可也待命而後從事晏矣聞前盜俱已歸穴眷中謀大舉一空之何如哉

報阮中丞

奔走以来凡所受至眷者心藏之矣日者抱關報急及馳至鄙則公已揚舲而去北望流涕余襟浪上時災兼急驅恨不得身代之聖明在上當遂表白利害禍福惟所命之臣之誼也公之講與舊矣又何俟乎僕之言僕之必言之者亦憂公之深也餘者僕雖言之矣

報子與

塗中累札往報望日抵省即鼎寇揮戟四野破福清
圍鎮東大將且南冠北去日從諸大夫抱關思足下
碧雲洞真在天上正伏案臨戎使者持緘書至開讀
之冷然濯我清風戎鎮東之圍益急而福清長樂惠
安同安之間無非賊壘溫州之賊七千餘今且逼福
寧矣省中止廣兵二千驕不可使鄉戎者強則黨賊
弱者善奔天下事不知作何狀耳汀雖有盜當不廢
足下嘯歌使歸附報明卿書致廬山之便歸未

報子與

前二日平子之使便附訊起居健兒奉軍書至乃知
足下之勞於戎事甚矣且足下空國而來使山賊猝
起何以應之前督府下檄時急不可以請今稍靖矣
當具言汀不可亡狀請罷其聽調二千如何昨所擒
賊者咸閩卒也乃廣兵二千餘人日食省中驕不可
制白日攖市中婦女稍詰之則抽刃相向乃賊至又
不肯發一矢也僕談斯事怒髮上指冠乃令覩閩卒
成功首稍上番矣而歲發帑金蓋三萬可恨哉僕意
言之督府請罷去廣兵而歲稍萬金練頼兵二千人
戍省其可恃蓋不下廣兵且延邵之間其悍夫猛士
盡可兵也足下其以為如何

報于興

累奏遠牘知足下之為閩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餉復匱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為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兵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焉吾輩既不能長驅中原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狡善詒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者覘其夷也遂驚而逸既陷華人乃又先之詒夷以獄與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闖門以入見其纍上然繫者以為守帑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窮亡獲遂環山而掠即販絮腐將亦喜而內之囊中人言此何究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国乃又負夷今且各持其金驕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為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尔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商者

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為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狎美婦人數十揚上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召號之僕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裁之吳生何詩寄我一讀

報太僕黃公

仲夏既望天牘薄將托宣城麻戶部寄候計只尺渡江矣奠乳甚千里塗絕幸天滅之乃我卒得以裂其觴況之海中其獻俘者自紛紛也首城闕門僕輩始得去矢石休衙矣知太夫人諸公子大恐急不得訊茲乃得謀一介之使少效區區我公南顧之懷得無日殷上乎請今釋之矣黃先生之便素緘申候客途曠甚惟公自愛不勝大願

報李于鱗

自鄙人去之閩上去秦萬里亡論尺既難題即有夢思亦荒上次上遂不識二華峰巒也日覩仕牘知有代足下者乃足下遂謝病去則投牘而起太息弥日

僕故有去志聞足下去即起還內誡婦理裝會島寇
急日夜負戈逐寇不得請然此心已落海岱間矣足
下歸攜王郎登日觀坐天門東闚滄渤南眺閩楚悵
仙人之後期憐逐臣之未返則蕭然有風雨之心哉
明卿日卧白鹿不大落莫乎與視郡戎馬者半矣鄙
人明春幸不厭耶亦上書自罷三四月間定得與足
下握手長嘯醉蔡夫人酒耳曾君以徵兵入齊歌謁
足下其歸也請來秦草遺我向所贈足下二華之篇
不可讀則已可讀則足下何能忘情於武夷哉太夫
人公子亡恙謹再拜以問

報吳督學峻伯

自與足下握別戴嶶而南也日遲足下廣陵消息斷
絕乃遂赴子與華陽之約然未嘗不談足下高雅至
惆悵罷酒也足下停車泰岱覩周孔之故墟采管晏
之遺事且得近携王李遠聯蓬渤壯遊哉鄙人以往
歲十月入閩即雇山海之役夏中負矢抱關凡兩越
月不休衙矣今且護蒼梧軍三千以歸足下視鄙人
何人哉而今乃若是鄙人即非忘情人世者顧覩此
正斗寔不勝其身稍過計利之期則題尺蹠上求
明主乞湖上扁舟以去二三子其坐日觀之峰待我

相與大醉十日作千百佳語因之短鉥五斛不返矣
足下以為斯事何如折腰奉懷數言聊以代酌

報王元美

入閩十朔矣僅得足下一書北風雙泪時上欲盡春
中會子與汀州而明卿亦時以郵書至獨足下與于
鱗相隔萬里言之痛心耳北塞烽高司馬公蓋大勞
苦足下提兵東海千里盜息願不能亡北顧之憂也
于鱗乃遂掛冠奇士哉奇士哉僕為鄉人彊之南至
則日夜悔足日閩于鱗去輒勃上誠裝待發會島寇
急負矢抱關不可請今可請又迫計吏矣春罷亦去
不暇亦去足下幸坐日觀諸峰掃片石待我也曾君
選兵入齊幸足下曲賜周旋即部下健兒亦幸分之
以解闔急使僕得以從容携二娟出武夷無警者
非足下明[illegible]鄙言一章用寄遠情

報李吏部一元

往歲公上書言事時鄙人方竊伏草莽中也則已知
時上嘆息之矣後鄙人為郎居長安而公乃留帶兩
越已又聞賦歸去詞馬世路多岐竟不得奉明公頹
色而承其緒論因命我固命我偃蹇閩南遇曾子愛
其奇氣疎鄙而深交之其以戎事行也因託鄙言以

寄遠臆鄙人不諧于世甚矣乃為五斗不即去今且去嵩山之陽能容我小築乎唯公有教言

報子與

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足下乃又以使來足下文頗不文乃令不文文哉重幣兼之簟麾又何說焉休沐信宿冒暑而馳宜怨不者寔以足下故奪之我二人搔手碧雲洞時以為斯地無復會理今三月耳乃又得坐崑崙片石嘯咏也豈不足作之合哉鄙人督蒼梧軍西也其人咸虎而戟日夜憂之亡策唯厚勞其酋長酋長喜遂戢其下不敢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徒其雞犬琴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俾撤塗居者毋縱雞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琴孺以為護軍使者憂也今將樂矣再五日入汀足下其勑徐夫人贊天目茗旌待我寄明卿二詩奇哉奇哉每讀足下寄吳生詩且佳且多恨不得作白鹿逐客也足下上計事歸問之趙伯趙伯云業已議汀大夫入計矣悔不早得之此則得之彼僕亦以為免上計便蕭生幸即命之恐生他端為僕累也只尺不悉言

報于與

答于章道成有留詞便須上著以請不

先是二日二健兒歸付之尺牘是時羣酋戢不掠已
發書乃聞其在順昌道中要葉氏姬於與中而羣辱
之已又掠其髻金以去其姬名家女也媿觸石而斃
僕聞之怒髮上指冠已撥從事康狀以請其酋長亦
恐恐待罪僕誠不能愛此一官而令匹夫匹婦之仇
不報也為此星馳而西五鼓抵歸化目不交睫者兩
夕矣蓋恐塗泥不即徒其孥孺雞犬故家至而坐徙
之蕭生及從事來而辱書知足下之遑我深也僕即
不念碧雲獨不念足下哉且羣酋不出瑞金僕之輙
未可東也其劣軍諸例已具公牒中西報十日矣只

尺揑手心神飛越

報顏使君

夜月聯舟秋雲登閣寸心獨結片語相雕金石有銷
此誼難泯矣足下奇氣睢鄂鄂人何幸得以挹其光
采而欣豔之而足下視我又骨肉而加焉則何報哉
則何報哉玉華一別冒暑西馳古驛夜螢孤館蕪發
四顧寂寞誰與為歡是時足下已捨舟劍江之濱飲
馬金陵之渚矣柰之何其亡妬也今已幸過清流羣
酋頗戢再五日抵汀月朔還轅矣屯署竹空可無斗
酒待我乎

報子與

屢屋使命桿將來又辱書抱讀臨風碧雲秋色侵人矣足下須命毛穎先生數百坐石上待我二人題石也羣酋數日頗戢又費郡中牛酒以為父老憂使君有罪哉漳南君既未到千旌便不勞遠出遲我碧雲可矣

報黃黃門

自足下釋承明之歡而鄙人遂亦南播窮塗之嘆彼此鈞之矣在遠日結于衷乃今只尺頓未及貢一言往訊者征韜軋軋餐櫛閔山寔奪之非敢忘之也足下不加譴責顧惠我好言重之采綺其感其悅紛然交錯何以請而解焉足下金馬上彥抑之霧霞無論蒼生不能釋之即所譔述炳乎千古無疑也鄙人即不肖可使竊間萬一乎謹因使者以請

報阮中丞

自公北行汨未嘗一日不番上下也道途遼遠驛使希濶日遲北音不得時上軫結道經樵川得報乃知聖明果察公之冤而薄遣之歸矣是夜徙倚嘆慰嘗嘗至曙我公幸告戎衣日月長矣乃得暫卧東山一蘇息之是　聖主之恩深矣謹遣一介恭訊起居

報顏使君

別公一月矣在閩中日會徐使君則未嘗不以足下高誼至竟其酒也心擬上嘗依劍津之上即廣陵明月反躋之矣此其故何哉督臺還轅而足下尚未議事則九日烏石之會可破積七悃昨出手足耳目俱紛上矣燈下扶困具數語惟公諒之

又

昨題尺牘往訊待發矣乃公幸惠然遣使辱之瑶札累函情意深厚俯仰人世交如我輩者誠難哉誠難哉即出示徐使君未嘗不嘆息弥日也金穀華履愛我愛我敢不永佩徵躬以表長者之賜使還謹北鄉拜寓言奉謝督臺談城事冀公速臨惟公留意焉

報查太常

[illegible]也即去我公萬里且暑寒兩易衣矣顧公愛之著於番心猶一日也日對唐公即對我公而公之書來輒目召而竊觀之未嘗不齒我而骨肉我也則公之於僕乃亦不一日忘哉僕自入閩日困戎事櫛栉閩山餐沐風霧蓋未浹旬休衙也以此耳目手足靡不被病髮亦稍上短矣偃蹇不自得輒欲裂纓走公何惜片語而不使靡鹿之性得望豐草而嬉乎昨

讀越書知令姪高列因嘆公家之德澤長也二公子
註燕聞當更得意恨不得燕書讀之徐使君往致區
區北望軫結

報汪水部

別而南再授衣矣北睇金莖白雲芒上念諸故人並
馬聯席抽藻何啻壺嶠也萬里之外日睹戎戰擁涂
閑山蕪之風露漸成病子矣子與入燕羣公聚首故
人亦有遐心乎艸上附訊道遥緒長臨風悵惘

報諸吏部

客冬奉報牘便宛然從公游也顧此萬里之外又黯
然增結矣蘆龍並列荣問日新宇内賴之何問僕者
入閩以來擁冰風露且特上負戟矣天上知已曾有
遐心乎歲事漸摇落附訊起居唯為蒼生加愛

報李明府

臣東髮學語時則嘆公之於家君何雖也雖未得執
經儿教亦辱庭教之矣公雖去敝邑日遠顧其遺教
猶炳上在目也則臣之幸獨章服非公遺我人事參
差缺然訊問客秋道左又未獲展覲龍門公不棄乃
以遠書厚貺辱之数函拜命意沾上喜也已而把讀
迴環憮焉與念公今白髮僕亦狀夫二十年間宛然

陳迹矣因與叔氏道舊談往俯仰長嘆公起居勝矣
即又有諸公子會翼青雲豈不愉快得意哉僕偃蹇
乖時不即引去耻爲公談之他日卜築西湖幸有公
作主當不大落莫也家祖家叔薄遊留邦朝夕於公
者至深矣叔歸附此具謝無布積悃會有遠役詞不
宣心

報學士李公

徐從李回閩辱礼無之雲綺再拜啓函洞然骨肉之
念至遍微止而有懷則知公之於僕未嘗一日不置
諸念也感激裴回潸然噴涕矣自惟幸侍長者之側
辱志年情交敬宣雖語動及心腑獨愧僕疎愚鄙拙
雖自諒無他然有負長者之愛至多也而我公猶委
曲成全蓄情僻遠草木尚可德感況愚父子亦嘗聞
長者一日之教乎此僕之所爲拊心而增結也頃者
上春日隆異當有新綸詞林盛美區宇被華何問桑
梓哉遠方小吏日就況淪唯公餘光拂之甚幸甚幸

報學士董公

一別載離寒暑雖天上金莖高遠寥廓鄙陋之心則
固日依上焉蓋唯知公之念我不自知其分之卑也
張使至我公不棄辱以緘書文采巨麗厚念盈楮三

復長嗟蘇頂湄夫醉高諸子所為偃蹇流落卒成其
名者以其才也無其才而有其累世莫不笑之而公
何取焉公又以漢時諸公莫不外歷藩郡其意若以
諭臣者益令人悚上愧心也然而公之委曲念我至
矣至矣苟被齒髮何能一日忘我公哉公以命世之
才受知 聖主寵綸日新繁錫雲縟天下之士莫不
快之辟與鳳翔于郊而百鳥振羽各欣其類也然則
臣 偃蹇流落而得幸覿詞杯之盛歌頌鼓舞亦足
以自樂矣唯公終念之

報余德甫

僕之登鉤臺而南也問足下方枕牘天台只尺缺覿
固數哉足下何日復之長安昔者素衣今復何似知
五陵氛垢不能上足下衣袍也之子沉淪時上為人
誦之足下勉之矣予與入燕夜談時倘念二三子莽
散也得無長嘘罷酒乎僕之狀予與盈抱矣足下毋
須問之忍益令足下嘆也便訊起居歲矣自愛

報方武庫

別公而南歲月豈欺哉顧自入閩戎軺日棘即手足
耳自靡不從之及牘雖題寸心獨結公不棄我三遺
我書七言二章情詞兩絕令我讀之泪淫上下矣即

欲其一書謝公會無入燕者即有之僕且以戎事自
驅萬山中不相當也顧此心何曾一日不念公乎入
月郎君顧我翩上青雲之嚣也欣揖之如覩我公焉
且携四絲遺我出公書裒中意悚上甚也僕自十月
視事即入汀歲除還邸過元旦則又從御史行部五
月還邸鳥夷哲之七月復入汀一歲之間征衣不自
解矣以此不能為訊尊公非忘之也今且遣一介上
壽唯公憐察

報何中丞

僕不才每不敢自棄於當時之賢人君子如明公者
既幸獲首署之誼得奉覆燾之光明公不棄其愚而
時上教之斯稿奇遇矣世路多岐未能卒教閩山無
極嘆仰徒勞明公不棄遂儼然辱之以書三嘆高深
況之海嶽日台垣出鎮閩府西江風采謨猷沛然雲
布大業炳蔚豈不與日月並垂哉竊在下風何勝鄉
慕僕之碌碌軀蹇無所比數不足為明公言之獨南
康司理吳君者僕之同志友也其人高雅聚忌唯明
公留意焉

報顏使君

日來雖時奉教談終為俗務所泥者心眼之矣昨意

公必謁院晚出須之門卒報千旄出城矣乃益悵然
公急金陵之約乃棄我哉連昔夜讌令意汶上不快
計公是時方醉吳酒袒卧夜嬉也夜來牽牘知公念
我見淚一章情詞精絶即老杜暮雲春樹之句何加
焉行當奉和以申遠臆吏語因院牒促先公行三日
道矣

報顏使君

昨往二緘方以蹙訊爲懼累奉平牘果言上讓我矣
與少府一牘更急豈遂疾我哉令人手[illegible]上不能持
也兩歲盜餘而他蓄悉委之閑即其言行逐吾言耳
司勳書幸付長汀其護吏回仍取報書寄我

報子與

別足下十日方得抵省風雨艱險備嘗之矣遥想茂
陵肺病未嘗西望增結也金陵書到始知足下賜訊
大人大人且怍且感亡論大人即僕復何當之哉謹
西鄉再拜因使者以謝入棘近矣謹誠小奴理蔬煑
醑以待足下周宋督府迎送二牒幸命一護戎急馳
之大人有家報二函附使者蚤寄幸甚鄙悰前緘已
詳唯足下圖之

報子與

二使次第遣歸有報言矣宋督府視事例有賀且上之吏語鈞以托之長汀黄君盖足下既東舍斯人不可金陵使者至未已遣一介遲干旄玉華足下既至則請留使者一二日待僕與足下面遣之未晏也

報子與

抵省遣健兒西歸寓之訊言已又三健兒至奉手

知足下時上念我深也碧雲一章稍易數字更称奇絶周中丞歸山二章精麗俊偉逸氣翻上薄雲矣周幸哉周幸哉知嫂東歸使者耶道北鄉鄙心炎上如火第歸後日壓棘闈之後奈何哉胡從事受足下重命歸即請之趙伯伯云督府已有成命難中奪之而楊伯佳大夫也乃云徐使君既有公牒請以易胡生者易之便與顧使君又亟言胡從事乃王黄門姻也因起請再三趙伯者乃拂髯不答趙幸有後棘院楊伯署司僕當極力周旋之可矣四懷詩併王生者奇哉奇哉我二人亦胡可少此詩也嫂歸矣聊為内侍者易數衣而不腆之儀因以獻諸伯翁

報子與

前是二日具訊一後歸矣二後尚留意欲有所遣一後病兹復遣之聞足下二十日同嫂夫人東也則大

喜計是時予旋已指九龍矣楊伯顔憲時念足下僕更時上道足下感仰情胡從事不能以一日遣諸懷日言之楊伯楊伯遂具牒巡臺易其八牒今日且下楊伯者佳伯哉佳伯哉幸報胡從事毋悶也更一二日則顓遣一介之使候足下劍津之上矣

報子與

足下之枉辱敝署也即如崑崙之上遇羨門馬駐馬數巵竟為衙官促去何物浮名乃能籠人如此意芒然甚也已乃從臺史廟謁遂留齋沐庠中罷祀鷄鳴矣晨起軋上又從諸大夫折腰也欲啓鑰展謁足下則足下能一出乎左國二種偶涉鄙筆幸足下藏之左逸其一錯麁中當携足之也

報子與

問足下北轅十日矣長安車馬雲翔而舉目無一知已者足下得亡短氣乎昔願玉華以闢封謁　帝獻吉諸公祖道陳詩而朱升之却續還亦有章園別紀足下何人哉乃不得並二子游也舊里之外令人快快耳臺使便附訊顧言加飯以慰遠臆

報周憲長

八朔奉陪末議明公折節而心交之持盃瀧翰動則

顧我令鄙人顛倒如醉若涉殊庭從安期先生啖棗遊也豈不甚幸甚幸哉荷亭笑別蓋心旌搖搖與公共翔燕薊之墟矣從諸公時誦春闈王伯之句未嘗不拊掌太嘘如公在筵也知公已謁　帝歸鄭日遲音告乃百粵掌憲之訊至矣羅浮先生日夜望公至豈知武夷使者乃大悠別也異日者公持大中丞節來督八閩戎事鄙人蒲伏轅門公毋恐我哉敝司有不腆之將敢附一言以賀

報尤憲長

別足下久矣矣念足下高誼私心如渴也秋中令公子貽書知足下北謁　帝不敢報言冀得迴轅展晤不知足下乃梡苦而不也伯翁何故哉驚惻驚惻遵岩東臺二公狀故聞之足下之言尤詳矣弟何能為不敢辱命草此先復顏道奉慰不任區區

報德甫

吏回奉手書知足下念我深也即閩越只尺未通一訊何妨長憶哉萬寇環省城焚刼者今六十日矣昨稍戢之海上餘者尚屯山南轅門羣校專擐甲勒馬以待足下幸足下蚤至以長纓繫而鞭之以謝蒼生豈不可也明卿亦通一問否門隸再迓草此代候客

途次暑顧言加愛

報方武庫

十月之望既已奉訊言北鄉矣則又以為公之念我勤而僕之報公踈也無乃門者嗔不內乎然僕非敢踈也長安中書蓋自昔難之矣恃公諒我不然者僕何解焉公為郎久胡不調以公之不調知僕之折腰無已時也幸計吏萬一罷去為快耶不罷亦上書自罷耳他日五岳志成公其就我百花洲上讀之昨具不腆之儀起居尊公長者夏官大夫之題俟僕登龍而揭焉

報莊吏部

仰山君至再辱賜書環讀累嗟公之念我何深也慶我諸篇詞翰奇絕蓋雲霞亂墜矣我明稱名吏部則無逾蘇門西原少海諸君顧其詩可得而言也公謂高詩玄淡而乏風骨佳談哉佳談哉方公與高游時何不以言振之令後世有詞也然諸君俱奇蹇淪落不俯諧于世足稱名流矣公雅意鄙人期之華地甚幸甚幸顧不欲負諸君豈負公哉仰山君看花長安大君三君飭羽待奮公之樂甚也尊公名德高齒鄙人宜有言顧頗得平生而綴誦為公其教之

報白伯倫

去冬辱遠書憶懽歎別並見情悰把讀迴環不知涕泪之浪上余襟也每睇北雲便欲心折征軺軋上鈇然問訊顧其心何嘗一日不殷上哉足下彰組仙署猶克彝典功名盛美貽寵遐僻甚幸甚幸鄙人南徙日厘山海之役眠餐擲沐半在風露間矣足下雍容鵷鷺曾復流念遠人乎閩使奉鄉書入都事在足下唯含容而速遣之即鄙人之願也吉夫念我厚宜訊恐以不遍耶罪且為我謝之子與至當致敢上耳外錄二帙裁教

報子與

自足下出關日忡上忡上不能一日釋足下意獨恇之不知足下乃奉尊公詣痛哭歸越也書來把讀一剖盈襟矣諸大夫雖不喟然興嘆即臺史且亟上言斯人去是汀之厄也尊公何恙何竟不起太夫人得亡過痛乎是皆動足下悲也第尊公八十餘老矣又得被章服游里中數朞不愈焚麻松丘哉足下可無恨足下扶而讀禮上奉太夫人高年以其餘撥采千古卒成大業是又報尊公地下無已時也僕擬春暮拂衣閒鴈蕩訪天台解後天目之墟濯手茗雲之上

伏謁尊公之墓上壽太夫人於堂而因與足下探禹
穴歷西湖弔閩闔之舊宮采種蠡之遺事斯僕之上
願也足下其掃逕而待之頃以職事從臺史行部駐
節延平日飲顏公之廬未嘗不談足下至顏顏醼酒
也不腆之奠敢聞左右唯足下彊為大夫人加飧臨
楮於邑

報周憲長

別後凡三拜華牘則黯然悵情式春中事辭之驚飈
迅發而江山草木靡不改色者及其定也則江者自
江山者自山草者自草木者自木飈不得終恃之矣
公之遭之亦公之未定之天也及其定也公者自公
文章政事峻節雅度誰得而終恃之也公之擢粤也
胥江公命僕言綉錯而函之自歲暮溯留至今矣蓋
以戎故公其諒焉叔言文思當亦駸發恨道遠不得
讀而快之公當何日出山所馳情於左右者如饑如
渴也唯惠然有教言

報顏使君

公去閩三月乃僕之心累朞矣蓋骨肉之情然式公
何日至楚何日發楚何日渡江何日渡淮何日抵燕
也風雨朝夕若僕任之矣門者一書吏者一書咸戈

戰中語今亦不記云何要之皆歷上寸心也自公去
僕不復措一語公至長安當即拜新命斗酒相藉何
地何年哉言之悲嘆諸所舊從纍上如雲僕目之未
嘗不黯然悵情也健足入都聊附數語代訊三郎君
近有音至否僕念之絕何問公也

又

春中凡辱書委我尊公志豈以僕亦能不辱命哉四
月奉部檄視事臯臺時奚大舉入寇集省城者萬也
又也掠六十日始去數百里白骨山起林廬一空父
老泣曰自有閩以來無若茲慘者僕守西陴乃賊即
日日攻西陴僕遣精銳數千走之奪得鼎螺二隻五
采爛然絕可作觥他日五湖當與足下大醉此君一
笑耳足下教言教諸生志語諸生遇害者五六十人
其為虜未歸即歸而折支敗面者又纍上迎此自僕
命哉卧陴上與賊終始昨方解戎衣休沐正理前草
使者復至不敢辱命謹下帷三日勒成鄙言一采足
下實錄唯少年數十金亭長四十斤鐵椎能自馬去
尊公儒者也即有之亦少年事不足重公光直書朱
亥郭解語槩公生平也二子自奇頗與公無當政如
左馬李杜並佳然不可以左即杜也足下以為如何

報子與

紹生去附志序二首書一首計中元抵越矣顏生來又奉手書沾上喜顏生不遠千里訪足下足下乃又深愛而極念之也而難哉顏生才又深沉有度汀館徐圖之不敢負委也家大人書來具言足下馳特使於金陵且有厚賚焉足下於我父子之間深矣碩安所報碩唯心藏而口占之無已時也昨謂蕭生遂遣北訊元美會其病且僕亦日苦憊憒不得一閒為書聞元美尚在青州何也其於去就苦矣吏有事尅亭附此往訊秋炎甚想天目亦如之捐痛自愛

報光祿黃公

春中聞勳輔之召竊意師必歸謁封樹月日北佇也後會戎事急冉上至六月而都運公來奉師彭城書乃知節旄徑自滁陽北也悵深矣書中念不肖絕甚而別諭懃切尤見師骨肉無已之情環讀之不知泪垂上下也今世愛我念我者孰逾師哉使者又辱賜賀感德愈深謹北鄉稽首附言申謝不肖鄙陋叨此重任悚灼久之蓋恐無以副師知己之明也唯師益教之有至望焉

報趙太僕

春初附尺疏黃公子具訊未盡區上入夏夷亂急矣
遂久缺音告我公不棄乃惠然以遠書華幣辱之啓
函奉教厚念盈楮抱佩悚灼罔所措之滁陽天下之
勝而古今名賢之所萃止也我公名章麗藻雲霞並
流即所列會編中者鄙人言上窺靡不洒然而快也
公謂心力可到齊驅古人者蓋自謂乎蓋自謂乎江
山詞賦並峙千古鄙人願得請益而卒業焉唯公諒
之使者北歸證裁具謝臨發數語聊布下悰公毋以
詩讀之也秋氣漸高公其為蒼生加愛北鄉無任馳
情

報明卿

曾參戎二月來致足下書知官舍寥寂日惟督師語
也蓋黯然矣讀足下詩又沾上喜昔謂詩必窮而後
工有味哉有味哉三月朔覩計吏牘則足下乃又有
謫命矣是日為足下頓足旁皇泣數行下天乎足下
何罪而再遭之也即欲走一介訊足下武昌會倭邊
至而環之蓋三月道塗始闢遂再上至今也顧此心
何嘗一日不念足下足下再謫予與苦居元美近遂
家居乃李生又久耕矣而獨僕折腰五斗不即去豈
理哉日夜謀所以去狀不得則移病耳陳太參公入

楚附此一訊

報方駕部

往歲九月具尺牘付徐汀州代訊已而聞其奉諱歸吳也誘而恨者久之乃使鄙人別來感佩私衷竟不能一布之左右謂何哉謂何哉嗣是又值夷亂其狀難言之矣而道途阻絕北使希濶遂不能脩一詞道此恨恨尊公遣使投之三緘啓封而讀言上感言上愧也時事一書尤覘遠畧行將為二三大夫誦之我公坐籌九邊胡馬不敢南牧矧茲醜夷固宜其宅案炳上也鄙人不學辱諸公以貴鄉二三子付之鄙人何有哉幸公遠惠至教敢不夙夜尊公復有厚賚於鄙人鄙人雖不敢拜命頑心藏之矣郎君雋明固麟鳳之傳也鄙人何敢以諸生視之謹附敝語奉謝鄉者一書併致以見區上唯公諒焉

報謝山人

一別八年矣人生幾何壄此睽隔每與二三子持于對月未嘗不念我公即公高居獨吟當亦不能忘情二三子也于鱗久耕明卿再謫子與元美並奉家諱南歸時已逾數朞矣獨僕以五斗不即去然念上漁樵恨不旦暮往也近家君卜築金陵之墟將遂家焉

公能渡江而南而僕因解綬從公閱天台眺瀛蕩下西湖登虎丘西睇匡廬南浮瀟湘以盡平生之所既游而未得者何如哉公既老僕之髮亦稍ヒ短矣嘉時不再唯公圖之槐亭李公與公有傾蓋之雅謹附尺牘代訊懷公之情一見之詞惟公一一為我酬焉

報子與

隔旬臬吏有事于越附尺牘命之天目訊足下書及家大人訊語啓函讀乃知足下有顓使於金陵而家大人數ヒ感足下高誼無已時也足下念我戎旃戎旃即苦頑不若二三兄弟放逐驚憂種ヒ甚也每一念之不覺淚下莽莽宇宙安所投足哉足下以太夫人故不出僕不敢謂足下語非也家大人以倭故近日買宅鳳臺之東將定居焉而二婦諸所從者行將盡歸之則僕之進止便也奈何以一學椽而負此千古足下以為如此元美處日夜念之無一介可任黃少府疾足謹遣之代訊足下足下如以為可任則北之且令歸塗東之齊一訊李生也昨覩王生病疏痛心哉痛心哉百凡足下裁之

查得書部內數葉字句多訛因在閩中倉卒謄刻未經對校且原稿門生收去無從改正恐訛